

萧原与崔哲破格面试祝五一

社会小说



海岩 金凌云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中都时报年轻的发行员祝五一单纯莽撞,一次偶然的机缘,他“劝降”了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。这只是一个误会,却使他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——被聘为记者。在社会部主任萧原的安排引导下,祝五一逐步学会了在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辨别真假。与此同时,他与女人质沈红叶在相互伤害又互证清白的过程中滋生了爱情;然而,另一段感情也在隐秘萌发……

[上期回顾]

祝五一蹬着三轮车穿过大街时,遇到了一位黑衣男子劫持一位女人质。黑衣男子要求警察叫来记者,并且将身穿有“中都时报”字样衣服的祝五一当成了记者。

祝五一面对持刀歹徒临危不惧、从容不迫地化解危机的事迹很快传遍报社上下,社长周自恒在全社大会上高度赞扬了祝五一,指示社会新闻部主任萧原高调报道此事,以提升中都时报的社会形象。并嘱咐萧原可以从报社内部的优秀工人中选拔记者,不要埋没人才。

散会后,崔哲立刻在会客室里采访了祝五一,韩振东坐在一边旁听。祝五一的讲述令他们非常意外:“什么?那个歹徒的话,你一句也没听清?”祝五一说:“当时心里有点乱,周围也特别乱……”韩振东故作恍然:“你当时是不是紧张得失聪了……呃,就是说,聋了?”

崔哲打断他:“韩振东,你去给公安局打个电话,问问当时什么情况。”韩振东打完电话回到会客室,向崔哲汇报情况:“我问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,他们也没听清歹徒说的话。歹徒也没交代。警察说,不排除歹徒的精神方面有些问题。”

崔哲喃喃自语:“精神病?”

韩振东说:“我听说,有一种精神病患者就是这种表现,非常渴望被人关注……”

在旁边无所事事的祝五一忽然开口道:“你们采访完了吧,我可以走了吗?”话音未落,萧原推门进来,与崔哲低语几句,崔哲惊讶地看看祝五一,转而对韩振东说,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韩振东离开会客室后,萧原与崔哲开始面试祝五一。萧原问:“你是本地人吗?”祝五一摇头: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老家在哪儿?”

“永川。”

萧原愣了一下:“永川?你父亲叫什么?”

“我从小就没有父亲,我随我妈的姓。”

“你母亲……叫什么?”

“我妈叫祝槿澜。”

萧原面色隐隐一变……

(回忆的目光穿过曲曲弯弯的石板小路,直到一个院子门口。门开了。祝槿澜一脸茫然地看着青年萧原。)

崔哲代替萧原继续提问:“那现在,你家里就只剩下你妈妈了?”

祝五一说:“我家里,就只剩下我了。”萧原接着问道:“可以问问,你妈妈,她是怎么去世的吗?”祝五一说:“我妈是淹死的,是不小心掉到河里淹死的。”

萧原一怔。凝神不语……

(回忆的目光穿过青洲河畔拥挤的人群,映出一张表情凝重的面孔。所有人注目之处,祝槿澜的尸体渐渐呈现出来。她浑身湿透,躺在草地上。苍白的面孔,睁大的双眸……)

沉默片刻后,崔哲转移话题,继续提问:“你学过新闻吗?”祝五一摇头:“没有。”崔哲:“那你看报纸吗?”

“报纸?看呀。”

沉默良久的萧原忽然开口:“你喜欢看什么栏目?”

“体育。”

“除了体育呢?”

“填字游戏。”

萧原和崔哲对视一下,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。

祝五一回到发行站,罗站长一见到他便堆出满脸笑容,啧啧赞叹:“你小子真给咱们发行员长了脸了!你提前准备一下,下次发行中心开大会,你可能得给大家作个报告。”

祝五一问:“作什么报告?”

“英雄事迹报告呀。”

“算了吧,这有什么好报告的。”

“哟,你还挺低调。”

“罗站长,今天还有活儿吗?我今天特累。”

“有呀,你小子行,当了英雄还不

忘本职工作。那你去一趟七间房吧。”

“干吗去呀?几点了这都……”

“那儿有个小卖部,以前是咱们的纯净水临时发行点,押了不少空桶在那儿。这都快拆了,也不见老板过来还桶,你过去看看是怎么个情况。”

祝五一不大情愿地点点头,蹬上三轮车,向七间房骑去。到了七间房,祝五一一路打听,拐进三十六条,向巷子深处骑行。一栋栋老旧的房子在他眼前呈现。墙上一个个“拆”字触目惊心。透过房与房之间的一线天,可以看到远处密集的高楼大厦正虎视眈眈地挤压过来。

巷子里大体空了,有人还在搬家,货车满载着家当穿过狭窄的巷子向外驶去。祝五一让开货车,继续前行。突然,一堆砖头如瀑布般从高处倾泻下来,他敏捷地闪开,砖头轰然砸在他刚刚停留的地面。他惊恐地抬头,只见一栋两层小楼的屋顶,几个工人正在盖房。一个工人连声抱歉:“对不起啊。”

祝五一喘着气,看着这栋还在加盖的小楼,余悸中又有些疑惑。继续往前,果然看见一间小卖部,显然,它已经许久没有生意了。老板李树望坐在柜台里,无精打采地看着外面。祝五一说明来意,李树望指指墙角,一大堆纯净水空桶蒙满灰尘。

祝五一将空桶装上三轮车,随口问道:“师傅,你怎么还不搬呀?”李树望语气生硬:“我不搬碍你什么事啦?”祝五一愣了一下,悻悻地回嘴:“碍我什么事呀,你爱搬不搬。”

屋里忽然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:“树望,谁呀?”老人站在李树望身后的阴影里,她头发尽湿,上面还残留着一些洗发水泡沫。显然,她是个盲人,眼球一动不动,黯然无光。

李树望回过头:“妈,没事,你洗你的。”李母又问:“怎么停水啦?”李

树望忽然骂了一句:“这不是他妈大道公司缺德嘛!”祝五一手里的动作下意识停顿一下。他抬起头,看到李树望正冲他发牢骚:“那么大公司干的事,比他妈小流氓都流氓。前两天停电,今天停水。停水停电老子也不搬,老子挑井水点蜡烛!没有过不去的日子!”

祝五一注意到柜台上有一支点了半截的蜡烛。他加快了手里的动作。李树望忽然问他:“小伙子,你住哪儿?”

“我?”祝五一犹豫一下,“我住附近。”

“附近?那你家也快拆了吧?小伙子,我告诉你,谁来轰你你都得别。别怕!咱跟他们扛到底,看谁扛得过谁!”祝五一正要解释,李树望对祝五一说,“你看,我这儿好久都没开张了,咱们可不是邻居,也算是难兄难弟吧,你还买点啥呀?”

祝五一摇头。李树望接着劝:“你干了半天活儿,肯定渴了。买点水喝吧。”祝五一只好说:“行,来瓶水吧。”李树望先拿出矿泉水,忽然想起什么,又从柜台里拿出了一包蜡烛:“你家也停电了吧?再买包蜡烛回家点去。点蜡烛多浪漫呀,把女朋友接来一起住……”

祝五一付了钱,随口又问了句:“这儿都要拆了,那边怎么还有人盖房啊?”李树望一脸不屑:“还不是为了那点拆迁补偿费?多盖一间房,就多得点钱,小农意识。不过话说回来,这大道公司的钱,不赚白不赚!”

祝五一笑而不语,骑上三轮车走了。天色已晚。马路上的车辆行人寥寥无几。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,祝五一下意识地转头看去,那个曾经让人惊心动魄的街角,从他的视线中慢慢滑过。

出门旅行时我的车遇到山体滑坡

完

都市爱情



石一枫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三十来岁的赵小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人,心高气傲的他既不肯走仕途,又不肯游商海,宁愿逍遥自在的地混日子。独立好强的茉莉与赵小提离婚后只身前往美国打拼。赵小提偶然邂逅了北漂女孩姚睫,两个人在交往中互生情愫。赵小提拒绝了与茉莉重归于好的机会,姚睫却也突然消失了。孑然一身的赵小提鼓足勇气去实现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,无奈天不遂人愿。一蹶不振的他干脆做起了隐士……

[上期回顾]

从姚睫口中得知,她一直在暗中关注我,并且扶持我,这让我很丢面子,于是我和她吵了一架,又过上与世隔绝的日子。

一天,我的房门被人气势汹汹地连砸带踹。我小心翼翼地拉开门,却看见B哥一身恶臭地站在门外,几只苍蝇在他的肩膀上飞来飞去。这厮漫游了半个中国之后,终于回到了北京。B哥和小妹子已经在祖国大地上流浪了两年之久。而这次回来也是因为从福建一直向北,赶往东北松花江的路上突然想起了我,要“看看这傻逼是不是还活着”。

“还活着呢,放心吧。”我对B哥说。“活得不怎么样啊。”他趾高气昂地拍拍我的肩膀。“是啊。”我坦然地承认,“你他妈的倒灶实多了。”“睡眠好了嘛。”

小妹子丁丁当地用大盆接水、冲洗自己的时候,B哥四仰八叉地瘫在沙发上问我:“有没有什么想法?”“什么想法?”“跟我们一起去转转?”他仿佛无所用心地说。我则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的建议,随后答应了。

那真是一段充满刺激性的旅行。跟着B哥出门,你就必须要适应他这种癫狂的状态:纯粹是为了赶路而赶路——只知路在脚下,傻逼才问路在何方。他宁愿在荒无人烟的小汽修厂被人敲诈2000块钱换一次机油,也坚决不去城里的酒店花500块钱舒舒服服地过夜。刚开始,我还以为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逃避噩梦呢,但后来也从中体会到了荒诞的快乐。

就这样,B哥带着一个傻妹子和一个废物,以不同的路线再次纵横中国。我们从东北进入内蒙古,顺着空旷得可怕的通省公路西进,然后南下陕西。短期内的计划是从陕南山区进入四川,找个小镇子休整一阵,再从川藏公路前往拉萨。当天晚上,我们吃了几碗油汪汪的“龙抄手”,被辣得满头大汗。我建议就近找个小旅馆睡觉,但老板遗憾地告

诉我们:只有一个房间了。我们对地图商量了一下:不如开夜车沿省道再走100多公里,到一个名叫“勉县”的地方去投宿。那里是个县城,应该有大一点的旅馆。

这样商量好之后,我们就开着划痕斑斑的捷约车上了路。我开车,B哥坐在副驾驶上歪着脖子抽烟,小妹子则瘫在宽大的后座上,已经打起呼噜。因为知道夜里山路凶险,我刻意开得很谨慎,并不时打开远光灯示意对面来的车。山风很凉,吹得B哥手里的香烟火星乱溅。路上时常可见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巨石,在黑夜看起来形同怪物,触目惊心。

忽然,我看见B哥满脸的笑容凝固了,瞳孔转瞬之间变得很大。那一刹那,我分明从他眼睛里看见车灯的光柱正在抖动、翻转,像孩子手里乱挥乱舞的手电棒。随后,我感到天旋地转,失重的感觉一阵强似一阵地从身体各个部位传来。最终一声巨响,世界以近乎90度角倾斜着定格。我面前竟然没有了挡风玻璃,而是横亘着一棵树木粗壮的枝杈。

很明显,我再次“掉沟里了”。而且这次严重得多:我们遭遇了一次山体滑坡,路面崩塌了;捷约车失去了控制,坠入十几米深的山谷里。过了很久,我才听到树干和树叶的另一端,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叹息:“操蛋……”

我费力地从怀里拿出打火机照了照亮,看见自己脚下,B哥的一条腿正在抽搐。接着,这家伙就开始嗷嗷乱叫:“你他妈的死了没有?”“你这个王八蛋还活着呀?”我忍不住笑了两声,“真遗憾。”我们沉默了一会儿,又分别回头叫:“妹子,妹子。”

身后一片死寂。我心里寒了一下:后座的空间相对大,捷约车翻滚的时候,很容易磕到她的脑袋,甚至折断她的脖子。我安慰B哥说:“也

许昏过去了。”B哥说:“对。”

此时此刻,能借助的只有电话了。幸亏我上路的时间不长,还保留着把手机放在兜里的习惯;更幸运的是,我一直关着机,此刻电量还是充足的。当液晶屏的亮光充斥驾驶室的时候,我们一起欢呼了一声。随即,我紧张地看着手机搜索网络信号的标志……一秒、两秒……天无绝人之路,显示出来的字样并不是“不在服务区”。我直接拨了110。一个女警察操着四川话,让我详细说明事故发生的地点:“我们这里条件差,不能根据你们的信号定位。”但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,我根本没看清路标牌上的地名。而且在这种偏僻之地,路标也常常是过期的。

我只好挂了电话,对B哥说:“听天由命吧。”B哥也说:“听天由命。”我的眼眶忽然湿润了,拨通了北京胡同里“茉莉咖啡馆”的电话。姚睫的声音响了起来:“哪位?”

我的心加快跳动了几下,随后却奇迹般地平静下来。“是我。”我说。“是你,”姚睫说,“有事么?”她仿佛也不吃惊。

我喘了口气,说:“也没什么事儿,就是跟你说句话。”“说吧。”“对不起。”我说得尽量淡然。姚睫抽泣了起来。我接着说下去:“那天真不该跟你发脾气。你知道,我就是这么个性格。你说得都对,我既自卑又不愿意承认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姚睫打断我,“我也跟你说不事儿吧。”“什么事儿……”“自从那天在‘前八家’的出租房里,你对我说了自己的秘密之后,我就喜欢上你了。”“让我情何以堪……你的口味真奇怪。”

她说:“以前我总觉得是自己把事情办砸了……我以为离你越来越远,可又总是弄得要和你分开;但后来才知道分开也好——不分开,就

不知道不和你在一块儿有那么难受。”她孤注一掷一般说完,吸了吸鼻子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又要哭了。此时的我只觉得惭愧——长这么大,我曾经无数次地感觉到惭愧,但姚睫带给我的惭愧却是那么与众不同。这感觉既温暖,又让人欣慰,仿佛灵魂出了窍,被泡在一汪类似于羊水的液体里。

我说:“我把琴还在你那儿吧?我得谢谢你又让我开始拉琴了。”“我等你来拿。”姚睫说完,舒了一口气,仿佛在等我说话。我却再也发不出声音了。因为过量失血,我昏了过去……

北京的黄昏,好像是谁泼了一片金子在宽敞、笔直的道路之上。夕阳挂在巨大建筑的顶端,将每个路人的脸都照得分辨率极高,但同时又面目模糊。我坐在广场旁边的台阶上,看着远处穿梭来往的车辆——眯着眼睛,脸上暖洋洋的。

这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,许多人合家老小出来游玩。一些姑娘穿着新近流行起来的厚呢子裙,在相机前摆着姿势。有人操着外地口音问我“要不要导游”,我对他们摆摆手,继续往马路对面望去。远处,火车站的钟声响了起来。一声、两声、三声……平庸的一天即将过去,但却如同新年、新的世纪到来一样有着巨大的仪式感。这就是北京。

就在这时,一个年轻的、窈窕的身影出现在我的前方。夕阳的光线仍然很强,我没法看清她的脸,但她却显得那么鲜活,并随着越来越远而真实无比。她的手上,拎着一只长长的琴匣。我站起来,看着她,也看着她身后巨大的北京。啊,因为有了她,就连北京都变了样子。北京,你不再繁华得六亲不认,不再古老得千秋万岁,你有了生命。你是我沧桑的不老的情人。